

燕子

著

你也是神的一枝铅笔

春风文艺出版社

你也是神的一枝铅笔

燕子
著

147349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也是神的一枝铅笔/燕子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3

ISBN 7-5313-2238-2

I. 你… II. 燕…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5186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73 千字 印张:8½ 插页:2

印数:1—5,000 册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红强

责任校对:晓 鸥

封面设计:王复冈

版式设计:王复冈

ISBN 7-5313-2238-2/I·1945 定价:15.00 元



作者介绍

燕子，一个皈依基督、在每一个夜晚与早晨倾听并感恩的姑娘。原名刘燕，生于北京，1987年从江西省九江师范学校中文系毕业；1991年留学日本，为大阪教育大学硕士、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教育学博士后。高校时代开始文学创作，在国内外发表散文、诗歌及其他文章数百余篇。曾出版《一生青春，一生感动》《温故知“心”》《蛇与蔷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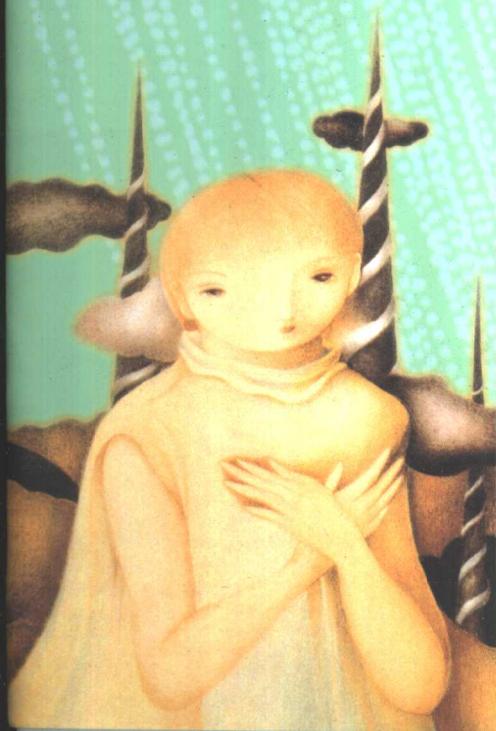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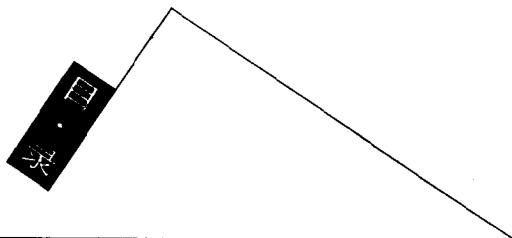
ABB45/05

责任编辑：李红强

特邀编辑：李文刚

封面设计：王复冈

插图作者：魏 克



1. 你也是神的一枝铅笔	1
2. 时间高处	9
3. 祇园的故事	13
4. 感恩的春天	18
5. 花馨仙子	21
6. 樱影花语	24
7. “对不起”的温馨	30
8. 美丽的鹤子	33
9. 快乐天使	36
10. 神与孩子	39
11. 两帧旧照片	45
12. 和风一起回故乡	48
13. 太阳诞生了，可阳光却已经苍老	53
14. 对不起，爸爸妈妈	61
15. 哭砂	64
16. 清纯如水的眸子	69
17. 和秋天相依在水边	72
18. 花之物语之一	72

——我所认识的日本女子素描	75
19. 花之物语之二	80
20. “非婚”的新日本女性	95
21. 情人旅馆之一	101
22. 情人旅馆之二	110
23. “泡沫经济”崩溃下的日本青年	119
24. 日本欧巴桑的恍然大悟	123
25. 京都的祇园祭与中国的十二干支“丑”	126
26. 天神桥日记三则	130
27. 生与死的一期一会	137
28. 孤独的日本语	140
29.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144
30. 外面的世界	148
31. 异国婚姻独守苍茫	151
32. 冬季里的同命鸟	158
33. 在大阪逛书店	161
34. 我们在大阪	164
35. 曾经沧海也是爱	
——我们在大阪之二	169
36. 报童星弟	178
37. 黑户在日本	181
38. 入管改正法与日本人对外心态	189
39. 从新“友邦惊诧论”想到的	195
40. 春天的超度	
——纪念一个人及一个时代	202
41. 与是永骏教授的对话	214

42. 细野正文与日本人的面子	218
43.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山田先生的丝绸之路情结	225
44. 和雨赤足走过冲绳	229
45. 净土真宗的战争责任 ——读《朝向解放的宗教》	239
46. 一个日本宪兵的忏悔 ——与仓桥绫子女士的对话	245
47. 山内小夜子	251
48. 我在美国的东部和西部	257
49. 远行人晃过 New York City	265



• 1 •

你也是神的一枝铅笔

很久以来我飘泊于海外，且战且看，且看且战，在心灵以外的世界间斡旋、奔走，自暇莫及。奋斗多年之后，终于多少能做到禅心入定与世无争就以为万事大吉了。我们已习惯了“独善其身”，“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但是，下面的三个小故事，使我经历了三次精神的自我流放，像一口冬青的水井，使我看到生命的水源……

一九九六年春，我从研究生院毕业之后进入了大阪的一家大公司工作。公司在大阪的商业贸易中心区梅田，我每天乘坐地下铁御堂筋线在淀屋桥下车。淀屋桥、本町、梅田几乎集中了大阪所有的大公司、大银行、大证券公司，被称为大阪的“华尔街”。每天上下班高峰时间地铁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密不透风，令人气竭，站口西装革履的“经济武士”们像势不可阻挡的洪水汹涌而出，我每天都身不由己地被“后浪”所推着踉跄在“潮水”里。可是在这拥挤的人群中，我每早都看到她，一个女孩，一个双目失明的女孩，与其他 office girl 一样，穿着套裙，背着一个文具包，拄着盲人拐杖碰撞在上班族中。女孩甚

至化了妆，我猜测那不是她的母亲或姐妹帮她化的，因为她的化妆比小二黑的岳母三仙姑还难看，两边眉毛描画的粗细、左右双颊涂粉的浓淡、上下嘴唇口红的鲜暗都极不对称，但她确确实实化了妆。我曾读过日本民俗学家石上七鞘的《化妆的民俗》，介绍了日本化妆的历史传承、神话传说、化妆与文学、人类文化学、色彩学的关系，他对化妆的定义是：“否定、抹杀自己原来的生活形态，创造崭新的、具有个性的、健全发展的人的精神。”在日本、化妆与假面具还意味着神的精灵在面部的体现，对神的忠诚与服从，将自己敬奉给神的证明。该书还介绍了日本传统祭祀中的化妆水、化妆井、化妆坡、化妆桥，它们是灵界的神与人间相连的重要境地，映现着神的咒力与灵验。我从未同这个失明的女孩交谈过，后来我辞掉工作去了美国。不知道女孩是否别来无恙？我常常想起她，她勇敢地将自己置入身体健全人设定的主流社会与价值体系之中，不畏被排斥，不惧被讥讽，她的心中是否有一位透明的神呢？她如一片流动的叶脉，一点一点绿遍我的天空。

第二个小故事是，今年的暮春我与女友山内小夜子一起去参加为反对日本众议院通过《日美新防卫指针法案》而引起的大阪市民团体的群众集会。集会场所在交通不便的剑先公园，我们坐出租车再加上走了一长截路才赶到。那里已聚集近两千人，正在听来自韩国、菲律宾的民众领袖在演讲，许多人在分发传单，等待签名，内容有反对日本周边事态法、反对北约空袭南斯拉夫、反对美军使用日本的港口作军事基地、要求日本政府向二战中受害国谢罪与赔偿等等。我看到一些残疾人也参加了。我看到一位好

像嵌在电动轮椅里的女孩，前胸挂着“反对战争”、后背挂着“热爱和平”的纸牌标语，由于面部肌肉萎缩，她的微笑比哭还难看。她用两只颤抖得像鸡爪似的手在向过路人散发传单，当群情激愤、挥拳高呼口号时，她不停地摇摆着小孩似的身体为语言，嘴唇翕动吐出混沌的白沫在呼喊……

第三个小故事是关于水野源三的。他被称为“眨眼睛的诗人”。诚如日本著名的女作家三蒲绫子在源三的诗集序文中写道的：“我不知道在水野源三诞生的诗集上究竟应当用怎样的语言来描述。这世界上出版的书太多太多，但是，只有这一本不同。我想大声呼唤，告诉你们，只有这一本完全不同。仅仅写下这些话，我的眼睛已被泪水充盈……”水野源三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的长野县。一九四六年，该县流行集团性的阿米巴痢疾，刚刚战败后的日本卫生条件、营养状态、医疗体制极端恶劣，仅仅九岁的源三也被传染恶性痢疾，高烧四十二度之后，颈部以下全部麻痹。源三的母亲背着他求遍了名医土方，但是源三除了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之外，连想死都失去了表达能力。长野县城坂町的基督教传道者宫尾牧师本人也是一位进行性筋骨萎缩症患者，他坚持不懈地努力，用一根拐杖敲开了源三来自上主祝福的窗户，源三十三岁那年接受了洗礼。源三的母亲从源三听讲《圣经》以及对医师的治疗表示回答时眨眼示意中受到启示，他母亲自制了一个大五十音图表开始教源三识字，源三十八岁开始写诗。他是这样写诗的。比如，他要写“鸟”（TO. LI）这个词，他母亲便从五十音图的“a”行开始到最后的“h”行一排一个

字母地念和指给他看，到了“T”这个字母，他眨巴一下眼睛，他母亲便记录下来，又重新从“a”行开始到“O”、“L”、“I”，母亲按照源三的眨眼示意记下来后再念他听，他不满意时便不眨眼，母子二人又重新开始……源三二十五岁时，他的诗获得了《读卖新闻》诗歌奖。我于一九九一年年初来日本，源三于一九八四年被主召回了天国。他留下了四本诗集，我是先读到源三的诗集《在如此美丽的早晨》后很久才知道源三的故事。我读过无数的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各种拉虎皮、立山头的主义、流派的诗歌，但我从来没有读到过如此纷呈经久不衰的自然色的诗歌，充满了冰清玉洁的对神赐予的生命的感念与喜悦，如田野里的一粒麦子，透耀着冉冉的光芒与舒缓的馨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源三的照片以及根据他的故事拍摄的短电视录像片（扮演源三的也是一位重度残疾人）。我这才知道源三体重只有二十公斤，除了眼睛，身体完全是海底怪物形状，不能说话，不能动弹，吃、喝、拉、撒全靠别人搬来搬去，他只能通过眨眼示意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渴望与意念，而他的诗，没有一点孤哀、寂寞，是浸透了那样的感动与快乐。我哭了，我的泪水像一弯悬浮的水草，纯净、轻灵，美好的月光根植在我的身体每一部分。源三在《在如此美丽的早晨》中写道：

在天空
与黎明同时绽放的
还有云雀的啼唱
在田野边

被露珠沾濡的
还有紫丁香郁幽的馨气

在如此美丽的早晨
在如此美丽的早晨
主耶稣啊
从墓中走过来了吧

源三在《哀愁》中写道：

哀愁啊 哀愁哟
从内心真的感谢您
如果没有您的到来
如果没有苦楚与痛切
我如今会怎样呢

悲伤啊 悲伤哟
您带给我生活在这世上无限的喜悦
不可言喻的平安
您将我带至上主的脚边

石上七鞘在谈到眼睛的化妆时说：“瞳仁的转动，是会话语言之上人的感情最忠实的表现，是自己的理想与魅力传达于他人的桥梁，眼睛，写着你生命的容颜。”画家罗斯金（John Ruskin）也曾这样说：“人类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做的最伟大的事，就是能看事物。看得清楚的

就是诗，预言和宗教，合而为一。”源三的诗，怜爱着我，怜爱着我享有的一片空气，他将他的两只手放在我的手心。

我记得我念小学时我的班主任老师马小兰。她是一位好老师，但她的眼皮有点吊。当她对我们稍有点严格时，我们在背后嘲讽她：“马吊吊皮、马吊吊皮，一吊吊到杨军祺”。杨军祺是我们的体育老师，那时，他们正相恋，后来结为了夫妻。中学时，我班上有个同学叫杨钢，他从一出生起就只有一只耳朵，另一只是一个小肉瘤。他学习成绩优秀，尤其是英语，老师叫我们以杨钢为榜样，向他学习，我们不服气，当面奚落、挖苦他，给他取个外号叫“洋瓷把缸”，因为漱口用的洋瓷杯也只有一边耳朵。长沙话杨钢与“洋缸”又是谐音。我们故意叫嚷给他听，“洋瓷把缸”只有一边耳朵，所以上课的内容只进不出，而我们当然记不住，因为单词从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出。

在日本，我常常为日本社会对残疾人所提供的方便而感叹。日语中称残疾人为身体障碍者，或身体不自由者。不用说公共场所都有为残疾人设计的专用厕所、专用电梯，我所住的下新庄是个极不起眼的小站，只停普通慢车，可是车站有专为残疾人设计的道路、盲文票价牌、沿线示意图。我多次看见在梅田、难波一些站，几个身穿制服的车站彪形大汉满头大汗地抬着轮椅，不知情的人可能以为上面驾坐的是国家元首或哪路英雄豪杰。这一切周到而细致的服务源自于日本社会倡导的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空间”的主题思想。我家附近的中学每年都举办“模拟与体会残疾人一日”活动，中学生们设想假如今天我是残

疾者，扮演盲人、双腿或脑部、听力等身体不自由的人亲身体验，到外面去乘车、购物、散步、看电影、上厕所……种种不便之处，首先从思想撤除障碍，并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还为市、町官府更好地为残疾人服务提出建设性可行意见。ダスキン大公司已为接受外国残疾人留学生来日本留学创立一个好的先例，今年已帮助了韩国、越南等五个国家的外国残疾人留学生，为社会福利事业作了一大贡献。

我们中国向来以“独善其身”为道德标准。日本学者合山究在其著《云烟的中国——从风土来看中国文化论》一书中，将中国人停止思考、关心、茫然、冷淡的虚无感、无力感、迟钝感归结于中国自然空间的满目尘埃，朦胧灰土，模糊云烟，浑浑噩噩的大气层。儒教的入世、道教的遁世、佛教的出生的思想体系根源各有不同，但九九归元为肮脏、尘垢的自然环境与气候风土。甚至韩国评论家朴泰赫在《丑陋的韩国人》中将韩国人的自我中心、利己贪欲、缺少协调、博爱精神的责任全推到了中国人头上，斥骂韩国人的“中国病”已病人膏肓、不可救药。我们中国人果真缺乏同情心、慈善心吗？邵力子先生早在一九二〇年写的《中国人与同情心》一文中的回答是“NO”，并从政治上、学说上、社会组织上分析了中国人为什么同情心不发达的原因，认为可以培养中国人的同情心，其做法是“我们现在应当把人类互助的学说，介绍灌输，使大家明白社会是由互助而成。”“明白我是家庭中的一员，同时也是社会中的一员，……多打破一层隔阂，便多培养一分同情心。”

在日本，民间有“红色羽毛毽”（给募捐的人别一枚红色羽毛毽表示感谢）、“绿色橄榄帽”（表示义务奉献）等慈善募捐活动。二十四小时连锁店“罗松”（Lawson）等许多地方都设有“慈爱捐赠盒”。我弟弟星君很早便参加了邮局的“国际义务奉献贮金”。他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当时我想日本存款利息世界最低，本人几乎赤贫，不会有几个利息，便毫不犹豫地参加，一年后邮局为了我一美元（一百多日元）的奉献，特意寄来了感谢信及《国际义务捐赠贮金》定期通讯。我这才知道只要拿出存款利息的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便能将你的爱心与慈善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孩子果腹充饥、战胜疾病、上学堂求知联到一起……，我们毫不经意的一份关心便能扶助他人的希望与勇气，伴他（她）回家。《圣经》中《罗马书》第十二章中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你是否用你的眼睛为他人晃动了早霞的温热，你可曾凭借你的双脚替别人做一次翅膀，或者莫非用你的舌与嘴问候一声邻座，就像鸟问候树林？其实我在叩问自己，那三个小故事，像叮咚的小河，使我俯身听到爱的光芒。

德兰修女在生平语录中曾这样说：“我是上主的一枝铅笔，浓烈的爱，不斤斤计较，只求付出……上主创造我们，是要我们爱人和接受别人的爱……我们爱人，便会为他人服务，你也是神的一枝铅笔，一粒麦种，一束青草，一缕暗示，你的心就是神的殿堂，春天是四季中最美的时段，可它有时是一个瘦弱的孩子，等待着积在我们怀中的一泓清水，一箪粮食……”

•2•

时间高处

那个深秋，我的生命仿佛被雪白的寂寞与无言的寒冷紧握。已经有好几星期没有去学校上学去餐馆打工了。上个月在研究生院例行论文发表会上，博士生中野发表《关于B·罗克夫社会文化的文脉位置上的认知发达论研究》时，我把一枝铅笔在纸上乱戳，铅芯爆裂得像我骨缝里孤独的回声，一张白纸竟仿佛比我的生命还要单薄，霎时一种沥血嘶鸣的快感涌遍我全身。日本老师和同学猝然凝视着我，一种突兀的眼光滑过我的面颊，至今我的血液里仍留有冰冷的寒光。（整个教育研究科只有我一个外国留学生。）

中午，我蜷缩在我的方鸽子笼里倾听秋风像一把纸钱向我冷面撒来。中国同学高君来敲门，目光锃亮而亢奋。在阪和沿线的美章园发现了一张“住人十色”招租广告，有一则房租极为便宜，于是在高君额上的光芒照耀下我毅然陪同前往。果然，那栋旧宅门外贴着醒目的广告，“和式一房一厅一厨共榻榻米十八叠，月租一万日币，保证金、礼金一概不要，只面向外国人”。日本这个国家寸土